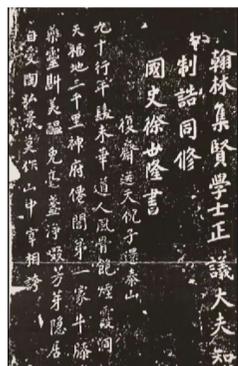


“兔毫盏净啜芳芽”—— 建盏与泰山

□周郢 文/图



兔毫盏诗刻。

在岱庙环咏亭中，镌有一首元代诗人徐世隆的《送天倪子还泰山》诗：“九十行年发未华，道人风骨饱烟霞。洞天福地二千里，神府仙闾第一家。牛膝药灵斟美酝，兔毫盏净啜芳芽。隐居自爱陶弘景，莫作山中宰相夸。”

天倪子为元初东岳庙提点张志纯，诗中之“兔毫盏”则为宋元一种茶具。兔毫盏造型为敞口、深腹、汪圈足，因釉色黑青，盏底有像兔毛的条状结晶而得名，以福建建窑所产最为著名，是建盏珍品。苏轼诗“道人晓出南屏山，来试点茶三昧手。忽

惊午盏兔毫斑，打作春瓮鹅儿酒”，即咏此盏。然则徐世隆赠泰山高道的诗中，何以特举此建盏珍品，旧读茫然不解，而今一件文物新发现，或初揭其中端倪。

福建建盏收藏者近获宋代“东岳”款建盏（谢道华《建窑建盏》，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33页），此前还发现一大型建盏的垫饼（坯泥所制烧瓷用具），上有“东岳”的压印戳记，说明宋代曾制有“东岳盏”行世。研究者认为：建盏底款出现之“东岳”二字，应与泰山祭祀有

关（周亚东《宋代建盏艺术研究》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21年版，第63页）。宋代建盏为皇家及达官贵族喜爱的茶器，东岳祭祀又是相当重要的官方祭祀，使用建盏应当是情理之中，故而到建窑定制了“东岳”款的建盏。

今即知东岳庙提点张志纯所用系兔毫盏，其时正当元初灭南宋，南北无碍，则“东岳”款建盏很可能即泰山东岳庙定制于闽窑，或为福建信众烧制后进献于泰山庙庭者。其盏其岳之联系，尚有诸多待发之蕴。

◎ 捕风捉影

河流就是磨坊

□刘水 文/图



乡村田园风光。

“你要看地面上的东西，也要看地下的东西。”走出考古挖掘现场，走上横跨大汶河的明代石桥，看河水无声流淌，我在心里对自己这样说。顺着这种想法一直往下推，又想到“你要看现在的东西，也要看过去的东西。你要看近处的东西，也要看远处的东西。你要看静止的东西，也要看流动的东西……”

在大汶河文化遗址南岸的考古现场，我看到了从黄土地里刚挖掘出来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一座座墓穴。墓穴底部，静静地躺着先民的骨骸，有的是一具，有的是合葬，有的没有陪葬品，有的陪葬了陶器、狗、猪头、獠牙、骨针、纺轮。

你俯身，穿过五千年无形的时

间阻隔，与墓穴中的他们“面对面”。你猜想生前的他们，性别、年龄、身形、容貌，还有生活中的诸多细节。

那座合葬墓中是一对夫妻吗？他们是一起死亡，还是后来合葬？那条陪葬的狗，除了看家护院，也曾陪着男主人一天天去打猎吧？

另一座墓中，从那纺轮看，墓主人该是位女性了，她用什么样的线？纺出的线又怎么织成布或织成网？缝补成衣后，又温暖了一家几口人的日子？那陪葬的猪头也是她生前饲养的吗？那两只黑陶罐会是她家男主人亲手烧制的吗？她离世时，会有一群人围着墓穴伤心地哭泣吗？

一天前，我还在上海，穿行在

一座座林立的楼宇间，在旅交会的展馆，看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各样的表演：河南少林寺的武术、江西的婺剧、山东的杂技、新疆的舞蹈……眼花缭乱，心猿意马。在回来的高铁上，我一路靠着车窗，看一闪而过的城乡、道路、稻田、麦田、河流、湖泊、山峦、林木、落日、归鸟，想着大地上的事情。

而今天，在大汶河畔，我又走近了五千年前先民的生活。触摸陶器的碎片时，我很想坐下来，把那一块块碎片重新拼成一件完整的器皿，就在拼接的过程中，我走近了那个用黄泥揉捏和烧制出这件陶器的陶工，走近了曾经使用过这件陶器的、也许是一家人的生活。

逝去的五千年，感觉很远，又

近在眼前。五千年后，大地上的一切又会是什么样子？那时的人们会有什么生活？他们还会使用手机刷视频追网红吗？也会有人试着理解和走近我们或我们中的某个人的生活吗？

晚上，我又可以坐下来看书了。读托尔斯泰的《人生论》，序言中，托翁设想一位磨坊主，以经营磨坊为生。有一天，他忽然思考起磨坊的构造来，他追根溯源，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水流。于是他不再关心磨和面粉，而是去研究河流。他与指责他的人辩论，最后，“他终于确信，河流就是磨坊本身。”要了解磨坊，“就必须认识河流”。

我觉得有些意思，想跟着托翁往前走上一段，听听他的说法。